

菊花
开处秋意浓

□金幼萼 文摄



秋意浓时，菊正盛。

我家小院的菊花开了。金黄色的小菊花一簇簇很是吸引人。那是晚春时，喜欢种花的邻居小韩老师说：金姐，从我这儿剪些枝条去，菊花好养，不像月季那样多病虫害。我便剪了一些扦插在地里。从寸把长的枝条到一丛丛，让人惊讶于菊花的生长速度和极强的存活能力。

秋意浓时，菊正盛。

初秋是浅浅的，带着夏的余温清爽宜人。今年的秋天很特别，夏天迟迟不肯走。国庆假期，我们浙江一带还处于高温，我还穿着短袖T恤在小院里浇花。

浅秋和深秋，在字里行间看似只差了一字，实际上有区别，就像人生的不同阶段。浅秋，轻快明丽像个初入尘世的少女，带着懵懂的欢喜，处处是鲜活的气息。而深秋的韵味，却像一位历经岁月的中年妇人，见过了风雨，尝过了冷暖，多了份从容与厚重，在秋的风味里品出沉香。深秋也是一坛陈酒，在秋的光阴里，酿出了醇

厚的思念眷恋，还有那抹不去的时光印记。

远山含黛，秋水澄澈，菊影摇曳，深秋又像是一幅古朴雅致且韵味绵长的画卷。深秋的长卷中，最不能少的便是菊。金黄的菊、素白的菊，还有几株紫莹莹的，花瓣卷卷的凑在一起，像深秋往日子里撒的诗行。

而由秋滑向冬，本只隔着半缕疏淡的霜烟。待一夜紧霜过后，冬便会悄没声儿地，在这幅素笺长卷上，落下它清瘦的笔迹。到那时，万物收敛，天地空旷，唯有菊花还固执地抱着那点余温余香，那是秋天留给冬天的一句叮咛和一个回眸。

满天星菊花开得最是沉静。那黄不是春天里迎春花那种娇嫩的明黄，也非菜花那般热闹的暖黄，而是一种沉郁醇厚的黄，像浸透了时光的宣纸，又像贮藏多年的老茶，极具穿透力，能一直“黄”到心里去。风来时，花影连绵，漾起层层黄色的微浪，那涌动是无声的，让人无端地想起许多往事，浮起些许遐思。

菊花轻颤之时，姿态最是好看。疏密有致，俯仰生姿，带着一种冷峻的古典美。不讨好不喧哗，自顾自地立在那儿，自成一方天地。菊花开处秋意浓，清露为霜染衣襟，也浸润着满篱菊花。天地静默，人与花相对，成了这深秋长卷里的淡淡一笔。

然而，菊虽清雅，亦需植于合宜的土壤，才不扰其韵致。由此想起前年，我在靠近邻居东墙角处种了白菊花，邻居大姐满脸不悦。这让我恍然大悟，陶渊明的“东篱”是一种诗意的心境，而现实中的篱笆，却牵连邻里人情。于是我将白菊迁种至院西墙角月季旁，自此黄花绿叶，相得益彰，也两全其美。种花如此，处世亦然，在这人情的院落里，适当的尊重与避嫌，方能滋养出更长久的悠然。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我徜徉在花丛中，思忖着：趁着秋光正好，泡壶菊花茶，看看花，拔拔草，发发呆，尽情体验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这份美好。触景生情，我还写了首《浣溪沙·秋浓》：“萧瑟秋风几度凉，西窗迎笑玉颜苍，岁寒有菊露流香。片片残霞飞草白，萧萧疏雨润花黄，落红已尽鬓添霜。”

家宴

□童真杰

趁着8天长假，我从支教的千里之外的大凉山甘洛赶回宁海老家。一推开门，就看见我妈在闷热的厨房里忙活——这么热的天，她非要亲自下厨给我接风。

第一道菜，是时令鲜货——东海刚开渔不久，肥美的白蟹上了桌。白蟹做法很多，我妈偏偏选择了清蒸，她说今天讨个蒸蒸日上彩头的好彩头。我凑过去想看看这东海第一鲜，掀开锅盖却傻眼了：“妈，你怎么不放水啊？”她笑咪咪地解释：“煮白蟹不用放水，它自带海水，火候一到，汁水就溢出来了。用原汁煮自己，那才叫一个鲜！”果然，锅底已经渗出清亮的汁水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我恍然大悟，赶紧把她备好的葱姜蒜倒进去，淋上料酒，盖上锅盖小火慢炖。没几分钟，蟹香气就飘满了整个厨房。

如果说当季的海里第一鲜是白蟹，那湖里最鲜的就得数茭白了。

这水灵灵的家伙可是个活化石，《周礼》里早就有记载。咱们宁波的茭白特别水嫩，一个个裹着翠绿的衣裳，活像胖娃娃。炒茭白得用猪油，大火快炒，那股清甜劲儿根本不用加糖。最妙的是它出水不染，洁白如玉，真像是水中的君子。每次吃这道菜，我都觉得是在品味做人的道理。

嗯，既然是接风宴，怎么能少了我最爱的酸辣藕片？莲藕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浇上香醋，撒上辣椒，片片相连，藕断丝连。这让我想起宁波和大凉山——虽然相隔千里，心却紧紧相连。这次支教，让我深深感受到两地结下的深厚情谊，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能继续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们好好看书、运动，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。

最后上桌的是一道分量满满的菜。不光盘子满，寓意更满——年年有余（余）。没错，是条大鲈鱼！早在宋朝，吃货们就已为它倾倒：“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。”和蒸白蟹不同，煮鲈鱼要加水没过鱼身，小火慢炖，越熬汤越浓。夹一块雪白的鱼肉，蘸一点鲜浓的鱼汤，那滋味，绝了！

我妈还特意把鱼头夹给我，说：“去那边费脑子，吃鱼头多补补。”

这顿饭我吃得特别香，吃着吃着，忽然想起徐则臣老师小说《北上》里的那句话：“胃从不说谎，它比你更清楚故乡在哪儿。”

晚饭后，我爸悄悄往我行李侧袋塞了个小包，他知道我入秋以来一直在咳嗽，轻声对我说：“我年轻时出门，你奶奶总给我带这个防水土不服——现在该我给你准备了。”打开一看，是一包本地望海茶和一点灶头泥。乍看有点懵，心想这是什么黑暗料理？但转念一想，明白这是他们用最朴实——甚至带点“迷信”的方式祝愿我一路平安！我爸还叮嘱：“这次回去要说出发——出去，才会发！”

望着父母关切的眼神，我突然懂了孟郊笔下“临行密密缝”的心意：小时候只觉得这是父母牵挂孩子，现在自己出过远门，才懂得那也包含了游子对家的恋恋不舍。

长假很快结束了。在家的日子虽短，但这一餐餐熟悉的饭菜，让我饱尝了满满的爱意。我知道回到大凉山又要自己做饭了，但我不怕——有这份家人的心意，我相信自己也能做出属于自己的“家宴”。毕竟，爱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！



金黄色的小菊花。

三江月／笔会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
2025年10月19日 星期日